

遺簪恨憶

著者：陳季

余氏小像及其遺墨



Ch. Yu.

余春簪

1937·陳季攝

前序

羈愁鎖依病枕。誤飛花幾度。漏壺暗。驕夢黏雲。
緒風橫剪窗雨。近寒食。誰家畫閣。流鶯喚斷遼
西路。倚羅屏。沉恨搖情。舞楊千樹。載酒江湖。
玉簫舊約。繫風流小杜。十年怨。幽徑吳宮。綠章
空叩元父。恁蹉跎。詞珠賦玉。擲心力。花虫香燭。
笑鴛機刀尺。由人總憐兼素。調絲弄管。嚼紫
吹紅。蝶魂戀蜜羽。自別後。鳳台無恙。月色如故。
渡水穿樓。頓成淒楚。騷蘭薦水。樊櫻暝霧。婆娑

殘照仙鄉遠。檢當時脂漬。留金縷。河陽作客。名園彷彿前遊。往事悵。觸無據。天南騁目。渺渺愁予。漫淚沾趙土。撫物候。幽歌哀怨。瘦損東陽骨。出飛龍。裘寬貂鼠。夷猶待折。汀州芳若。文魚騰轂。迷浪影。杳煙波。閑立雙鷗鷺。淒涼碧海彎環。萬里澄暉。寸心自苦。

驚啼序一闋。十年前簪別。余歸南洋。余羈旅愁。病鬱而賦此。離思雖苦。吾何由而作此悲涼之調哉。簪竟死矣。回首前塵。渾如夢寐。唯汝生平。

摯愛之濃。知汝雖骨化形消。丹誠不泯。汝魂安歸。吾將仗無邊佛力。升天入地。冀與汝重求相見之日也。

廿九年六月廿九日陳季

此與汝永別之第四日也。欲求於夢中一見汝而未得。余因數夜無眠。淚眼枯瘠。今晨在牀。方倦極凝思。彷彿至一處。清水漣漪。方湖十丈。有極狹之小橋相通。余遙見汝獨立於對岸。面貌娟好。猶衣早歲所愛好之寶石藍素服。似最初訂交之年。余狂極而奔。渡小橋。汝亦喜而就余。僅能致一語曰。

數日隔別矣。則悲從中來。相抱哭。繼復喜笑。似知余之苦憶。醒知爲夢。淚痕在枕。然余心較釋也。蓋欄檻清幽。自爲仙佛之境。而丰神如昔。計無所苦。人生如夢耳。原無足戀。獨惜者。唯一之相知。不能復與再嘗甘苦。魂果有靈。願相期於來世耳。義山詩曰。他生未卜此生休。其悲慟又如何哉。

汝於余所愛好。及日用事物。十向多所餽贈。余受汝賜多矣。最微之物。如墨水筆。玻壺。美麗之茶盅。領扣等等。必親購以貽我。惟最近半年餘。則反是。

每同出。常索余購事物。最近覩一國貨傘。製作頗新異。色彩清樸。購之而懸。余付價。所值不三金也。則沾然喜曰。此季之所貽也。在怡每出必携歸室。則鑰藏之。或瀕行而忘。必囑曰。幸爲我度傘。其珍視可知矣。最後在怡。索余贈一遮陽目鏡。死後檢屍。猶在匣中。覩物思人。不知涕淚之無從也。

吾與汝半生相處。摯愛無間。相得之情。自不必言。惟其和悅甜美之感。在此一年中。有其不可言喻之表徵者。此甚可異。余但塵障沉迷。未作事先之

防備耳。思之悲痛。肝腑爲裂。春假偕桃留怡一週。許余以汝僕僕治事。盡情歡慰。以博汝歡。相與規劃飲饌。以烹飪遊樂爲遣。汝善治饌。於是凡余汝之所好者。按餐畢。治小飲暢談。樂而忘形。余惟其勞而能負一切責任。慰獎之語特多。而汝啣感之情。似難言狀。後一月。汝與桃均病。歸怡調養。汝夜嗽難眠。桃既不能侍。余躬爲服役。自是本職。昔唐相徐勣爲姊役。而嘆奉侍之日無多。今汝竟罹閔凶。回思當日。雖百夜無眠。捧藥碗於榻前。以爲汝

贖。未足以抵汝病時。夜半苦熱。余微以草扇邀涼。助汝安睡。汝視余。仰謂曰。季誠可感。幾至淚下。此不祥之兆也。

合成廠馮氏伉儷。爲吾輩多年契友。自汝離怡。馮氏調埠金寶。參商晤希。間月一二次。得機偶集。亦各以事羈。乍面歡談。勿遽言別。某日。馮君伉儷偕來。聞汝返怡。特載余遍覽於市。得汝於利商之前。聯袂赴梅花小餐。並同觀電影於寶石。週旋盡歡。在汝意殊自得。以爲良會維艱。但余此際。轉覺心

靈彷彿。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嗟嗟。僅一星期許。而汝死矣。此汝與馮君及瓊爲最後之言宴。而余心之鬱鬱。蓋先兆也。悲哉。

閑語死生之事。汝嘗言曰。吾寧先季而死。蓋吾死。季之哀思。將永不竭。則念我者終有人。若季先我而死。我將悲慟。不能復生。及我死。誰能念我。如季者哉。嗟嗟。不幸而此言竟驗。今留此殘軀。以追念汝。亦復何益。擾攘塵寰。無窮浩劫。生當斯世。於程途無須瞻顧。只應草草食息。以了此無味之餘生。

耳。

簪出生海外。幼習英文。婚後始歸國。故於國文根基淺薄。及孀始從余習經書。蓋信余之勸也。余早歲間涉獵佛典。非甚篤。偶爲解說。則其信念若夙具者。余固奇之。初誦四十二章經。觀無量壽經。八大人覺經等。續誦阿彌陀經。尤喜心經。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佛珠一串。夜候恆自持誦。多年不輟。顧非知契者。絕不與談此事。吾友廣州馮寶瑛居士。夫婦全家事佛。爲簪之至友。簪於佛學。得請益。

不少。然遇俗僧趨附勢利者。則每腹非之。凡汝之學佛。若具慧根。身世之顛連。豈夙業自悟。而求懺解耶。以何因緣。與吾相契。萍踪遙合。若天使之然。顧自一度訂交。如繭自縛。相得之情。終始不渝。余曾一度參軍桂北。遠別經年。後汝又言旋南島。再度分手。而一線情絙。迢迢永繫。今已年華逝水。不堪追憶。但閑燈夜話。或小故不愉時。恒呼曰。季。吾儕涉萬難。以有今日。汝能憶算吾儕所揮灑之熱淚之數量乎。嗟。吾誠負汝。而汝終不負吾。

又憶汝曾言曰。季即不愛吾。吾終愛季。蓋半生相待之殷。豈能忘哉。嗟。言尤在耳。吾淚不禁奪吾眶而出也。

簪長烹飪。雖家常便飯。亦因余所嗜而治。摯友來喜具饌以饗。蓋平生絕無普通婦女之不良嗜好。故常以學藝自遣。近兩年喜西饌。得一二歐籍烹飪書。遇西厨輒諄諄下問。故技益進。凡糕餅等小品。靡不精研。遇時節或偶集。式食庶幾樂且無央。簪亡後。余食不下咽。對簪像獨餐時。曾幾度慟哭。

失聲淚沾杯勺。憶在粵時。吾有嫂氏。善治蟹燒茄。名厨師無以過。簪學之。僅得其彷彿。嘗自嘆不如。疑嫂有秘法。穩而不傳。簪逝矣。終當以爲恨乎。蓋蟹燒茄。吾之所嗜者也。

詎今約半載。吾夜夢有呼我名而告我者。曰。汝愛友持佛號。尙有萬餘之數。但聞其聲。而不見其人。語甚明晰。欲視其爲誰。已遽然醒。一無所覩。此事縈於懷者累日。而不敢明言。夜候偶見汝誦佛號。微諷曰。事務紛繁。盍暫休止若干時。汝諾。汝最信

余。後汝究有無續持。余不知。今竟如此。然所謂尙有萬餘之數。不知終作何解也。

汝在時。吾視生死之事爲甚大。自汝死後。吾觀念陡變。覺人寰渺渺。今後吾可以苟且偷生。亦可以隨緣物化。脫吾尙留此世。而汝魂有知。以汝生時之愛我。當必有以慰我。脫吾遂死。而汝靈有知。則吾尤愈於苟生。而度此淒涼無味之歲月也。蓋人必有死。時間之飛逸若奔電耳。故吾卽於今日死。吾終無憾。人生一世。得一真知己。其過去甜美之

價值已高於一切。所最足悲者。半世相知。中途捐棄。於今追惜。覺相聚之日。十年爲短。死生之隔。一日爲長也。悲哉痛哉。

簪於女紅。百凡皆精。且好學不倦。有勝己者。或任何新藝業。不惜朝夕孜孜。以求進取。故普通刺繡針織裁剪印染等等。所識不能盡名。凡余衣履巾飾。能自爲者。不假手於人。今檢故篋。爲余製衣物。未竟成者。余實不忍再見。覩物思人。何時已乎。此世無不死之人。且至愛者。終不能相携以去。則

吾何用夫悲感哉。正常夫婦之結合。日食夜眠。生兒育女。家庭瑣事之勃谿。金錢進退之憂抑。人未中年。情成勉強。其在富有之家。體成肥腴。婢御成行。爲夫婦者。以世法之所繩。苦樂不分。愛憎難別。終亦一死耳。花花世界。每苦其庸常而乏味。簪則賦性特異。獨往獨來。能犧牲一切。以其晶瑩之熱愛。掬付於知己者之一身。百折不廻。成敗遑論。惜以機緣所困。不能致其精神魄力於國家民族。而專其神聖之愛。於渺爾之身。萬里相從十餘年如

一日吾生斯世遇人如此復何恨哉。自汝死後見月輪高亮此爲第一夜明燈孤悄四顧無人仰望長天同此明月而數里之外汝竟作長眠之人矣。此際孤塚寒光曾知季之苦憶汝乎韓退之云魂而有知曾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吾未頹唐如退之然蠟炬心灰春蠶絲盡誠不辨汝之爲生或吾之爲死也。自與余訂交至死之日溯余所贈汝之物以瀕年兵燹懋遷僕僕喪失多矣其足以留一生之紀

念者則爲一杭州剪及汝口中之鉗質齒。初余自北平學歸順道游西湖購杭剪數事後由鄂歸粵識汝漸稔余以所存一副贈汝此剪追隨十餘年剪鋒已畧截而復平磨而汝猶樂用之白金齒爲余所藏化學用之純質鉗非齒科常用之合金故治製維艱粵中一名齒科有治之余視其含殮時鉗齒微露儀寄舒適如生杭剪則今後余存之成住壞空不知此物於何時乘化歸盡惟鉗爲不可毀滅之質汝之堅貞將永留此物爲証盟於隔世

乎。

汝於友道。最爲誠摯。無分性別階級。磊磊大方。挹
晤時。天然之淺笑。常令見者怡然。友情能久而不
替。然與汝氣質相反。而爲汝所深惡者。亦不少。十
年前。汝於戚友間。一往情深。耗心血。費金錢。而反
爲所欺。而至汝啜泣廢食者。余累見之矣。

汝歸國時。初不習祖國儀禮。顧座中佳士。盛會欣
逢。汝酬應天然。詞鋒嫵媚。常覺言笑晏晏。微汝寡
歡。余性孤僻。時藉汝調擠於其間。汝之助余。豈尠

淺哉。

何吾今夜之思汝特甚也。心如膏火。獨夜自煎。賸
魄殘魂。誰爲伴夥。食則若見汝於羹坐。則若見汝
於牆。而實則終不能與汝再會矣。吾將何以爲生
乎。痛哉。

經此慘變之餘。吾於佛氏因果之論。不復能不信。
初盟遠証。影事長懷。回首前塵。歷歷如夢。其間蛛
絲馬跡。若夙生定業。事事都成預局。天女翹鬟。僧
祇歷劫。脫余未化。得於痛定之餘。藉此篇章。傳其

始末。則世人當不以余爲盡妄。余素治科學。今而後知大雄願力。萬劫常存。而科學機能之渺小。直與無量無邊恆河之一沙之不若也。

簪畧知音樂。從余學洋琴。及八絃琴。通三數調。而非其精。余在鄂時。從名師學橫笛。月夜奏梅花三弄。聲響入雲。簪夙愛聽之。露台人靜。曲罷無言。心癡若雲。天長似水。今十餘年矣。塵事勞勞。絃歌久廢。乃不知何故。近忽得笛。再爲簪奏梅花三弄。及半而止。簪凝神無語。若喜若悲。不數日而事作矣。

嗚呼。交之始以笛。而終之以笛。謂非夙世安排。其巧當不至如是矣。

汝死二十日矣。吾曾以三函致汝。其一於殮時置汝手中。其他二函。則兩度臨墳。於汝墓門焚化。汝皆得之乎。讀之乎。汝皆信吾之言乎。其否乎。何汝竟不令吾知之也。汝其無知乎。汝其升於高穹乎。其歸龍女之班。侍於蓮座之右。而不屑復假季以一顧乎。吾痛哭矣。綿綿吾恨。何時已乎。

余自北平學歸。就職鄂局。生活舒適。乃僅半載。冥

冥中如有感召。似必須離去者。夢寐不寧。血脈憤興。凡兩月。乃毅然棄職。同僚愕然。問其故。余笑曰。效張季鷹之思。菰耳甫旋粵。卽會簪於戚家。一南洋幼婦。已惟覺其活潑真摯。潛德幽光。有不可以掩者。初未甚異。而孰知此卽爲孽緣之胚結。而吾儕半生慘史。亦卽萌蘖於此日矣。

嗟呼。簪念吾儕相遇之難。相合之奇。相諒之深。相愛之久。與乎相感激而涕零者。吾料在此五濁世中。將無一能如吾之與汝。世不少青年男女。因片

刻之色情狂。而相殉者。脫其不死。或成仇讎。此固無足道。卽有賢夫婦。相得如魚水。終其天年。而不失其歡懷者。在新舊禮教遞嬗中。其所得之酬勞。僅爲兒女生育之代價耳。其味之深長俊穎。出苦廻甘。想未可以同日語也。

昨夜少睡。夢寐間。苦思汝。忽豁然驚醒。鐘適三鳴。只覺明月窺窗。萬籟斯寂。聞巷犬喧。喧吠作怪異聲。余心爲動。欲披衣出視。而未果。及曉。伍德君來。先爲余言。夜間苦不能眠。聞犬喧。蓋與我所遭

者同也。噫。環珮空歸月夜魂。伍君夫婦汝之摯友。而相聞者同其時事之巧合。而附會者類於迷信。然倩女離魂。夢中識路。則似非故神其說者也。汝在粵時。患心氣痛症。月發一二次。甚劇。每臥床不能起。名醫某能以方止之。而不能絕其根株。汝嘗言他日吾必因此而死。及從寶瑛學佛。始習禪坐。厥疾漸瘳。今十餘寒暑。病未一發。此爲汝信佛之一因。今乃不死於二豎。而爲一豎子所害。謂非夙業。何佛力不能爲功乎。吾所爲汝最悼惜者也。

吾自鄂南旋粵垣。棄職家居。故舊往來。文酒無虛日。黃裳慘綠。自命風雅。其初遇簪也。亦常友而已。粉白黛綠。無所介於中。獨與某氏女稔。爲十八九齡之女醫學生。彼積漸而亦與簪結交。情波幻譎。某女終離而嫁一軍醫官。今綠樹成陰矣。而簪乃與我結不解緣。十餘載。以及於難。查冥中若有主之者。簪如有知。當猶記憶。後吾與簪旅桂。聞女夫婦困躓穗垣。吾欲邀赴桂。薦職接生院。以蘇其涸。簪曰。季仁人也。間晤女。飲食與共。友好如昔。歸而

私語藉資笑謔。每日君昔日之愛人也。誠美而艷。粵垣初識。習聞汝所適爲南洋某氏。夫方遠商於桂北。吾曾一度在蒼梧廣座中邂逅之。未與深談。蓋春水一池。於卿無與。僅傳聞簪因男兒浪漫。致闌闌間不相得耳。昔年汝我來往於戚友間。相晤日多。談笑漸殷。而汝天賦特殊之美德。日益表現。嘆爲塵海中未之見。而吾方與某氏女。形影追隨。後又再度晤汝。夫於友家。寒暄數語而已。終未復晤。而吾與汝之風塵恨史。乃從茲揭幕矣。

會吾姊倩寓公桂之蒼梧。吾閑居住訪盤桓經月。一夜夢獨行於河畔。見白沙無際。古塔遙矗。心不知其何地。亦不知吾所從來。髣髴間已自墜河心。水淺沙飄。驚懼萬狀。則矍然醒。情事猶歷歷在目。顧念心靜神寧。胡來此無根之夢。縈懷兩日。忽有遠客來報喪。則簪竟作文君矣。蓋其夫因公自柳州水程中失足溺斃。問其地。則船次白沙塔也。吾駭駭無措。回思夢境。卽離幻合。隱蓄於中。未嘗明言。今簪已死。乃未能於生前爲汝說破。明証夙因。

惜哉。

遺簪恨憶

第一篇

簪最重道義。而輕金錢。在粵時。曾以九百餘元。脫一友於縲紲。儕輩嘉之。蓋友非深交。僅以事曾爲盡微力。汝爲憐其妻孥。稍不遠巡。而加以援手。慷慨多類。此後兩年。此友飄泊他方。家人傳其失踪。實則已於某旅店被焚之役。斃於火。吾追維前事。則因果之驗。似同一公案。又曾資助一女友肄業滬某大學。及歸粵。此女以片言不合。掉首而去。汝悲鬱彌月。吾苦勸曰。人生會合如水漲潮來。偶然

沙聚。而汝乃一一以真情責之。寧非自尋苦惱。爲反覆曉譬。始能漸改初轍。心情畧趨平淡。顧天賦誠摯之懷。根本不變。凡遇友不愜於心者。恒語吾曰。此見面親耳。故近數年來。友道之間。得失參半。白雲蒼狗。世之知汝者希也。

荔灣消暑。游艇如織。吾最嫌其喧鬧。恆自泛輕棹。越灣水。穿鉄橋。渡廣闊之白鵝潭。維舟彼岸。荔陰覆水。江天一色。時容與其間。上下今古。間携二三知己。間則獨與簪俱。妙語如仙。軟風疑夢。吾泛舟

遺簪恨憶

第一篇

常以絲竹隨。乃蔽影於萬綠叢中。撥絃輕歌。爲樂至極。吾嘗爲簪誦仲則之詩。

鴛鴦雙槳過橫塘。曾向浮家作媚鄉。便學小紅隨白石。爲憐慘綠識黃裳。簫笙尙咽孤蘆月。裙屐猶沾橘柚霜。今日扁舟成隔世。素娥青女盡悲涼。

沉李沉瓜。調冰雪藕。凡所談說。無非肺腑之言。蓋簪之人生。似於此日。然後開始也。簪死矣。所謂扁舟隔世。竟成詩識。悲夫。

碧荷小樹。同居約兩載。汝應再世不能忘。重簪藝花。紫藤覆屋。面荷池十畝。青蓋田田。吾輩於此間。談心讀書。臨帖學佛。習音樂吟詠。步月商量食譜。夜恆有男女戚友小集。或晨夕乏侶。與汝對坐簷樓。花氣襲人。微涼拂衽。汝當憶吾詩。碧荷今日樹。茉莉舊時樓之句也。汝猶憶麥氏諸兒乎。晨來促吾起。出草場。習田徑賽。汝憑檻觀之。例吾輩爲馬。汝猶憶寶瓶之事乎。此則除吾與汝。無知之者。金釵鈿合。遺恨終古。吾復淚矣。